

唐文治 編纂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三經讀本

第三冊
禮記

唐文治 編纂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三經讀本

第三冊
禮記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

撫本禮記鄭注者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今爲
元和顧千里之從兄抱冲氏所藏予轉借影寫一部
又慮其僅存之易絕也以墨於板仍取世行各本校
讎出入爲之考異凡經文與開成石本每合明嘉靖
時有單行經注本又相臺岳氏有附音本互相不同
撫本爲近之矣又明南雍有附音注疏本乃俗本之
祖而譌舛滋多今所論說祇以明是非差隱者至於

禮記讀本
記考序

一

撫本既是而又較然易知不更詳著或各本以外於
正義釋文具得顯證則稍稍載之與夫本並無誤而
後人不察輕爲譚議致生枝葉若柯山毛氏之輩連
類所及亦刊正焉願將來治此經者有以覽其得失
也嘉慶十一年八月陽城張敦仁序
南雍本世稱十
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間所刻正德以後遞有脩補小
異大同耳李元陽本萬歷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爲
之祖而又轉轉相承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別謂之俗
注疏而已近日有重刻十行者款式無異其中字
句特多改易雖當否參半但難可徵信故置而弗論
其北宋所刻單疏見於玉海卅九卷有咸平禮記疏

一條云二年六月己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
十卷是爲正義元書未知今海內尙有其本否曲阜
孔氏別有宋槧注疏本每半葉八行經字每行十六
注及正義雙行小字每行廿二每卷首題禮記正義
卷第云云亦七十卷計必南宋初所刻向藏吳門吳
氏惠定宇所手校戴東原所傳校者卽此也與日本
人山井鼎所據亦爲吻合而彼有缺卷矣惜今
未見將屬孫淵如就近借出行且更刻之附記

禮記讀本
記考序

二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上

陽城張敦仁

曲禮上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唐石本無上字嘉
各見本 靖本亦然案有者出於正義無者出於釋文
不必預題上又案但於下題之自足分別 注晉舅犯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舅皆作咎釋
文作咎案今正義中作舅是舅皆作咎釋
訟唐石本初刻後改同此釋文作咎案禮之用字
改以辯爲編其辨訟字作辨乃相別此唐石本必磨
非俗注疏本嘉靖本同此岳本尤誤 供給鬼神初刻同
此後改共是故聖人作 故作以 注尤輕佻志利 各本
釋文作共是故聖人作 故作以 注尤輕佻志利 各本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一

宜問其安否無恙 案釋文以不恙作音正義云宜問
義本作無也當皆無安否二字山井鼎曰古本無此
二字即據正義去之耳又下篇注謂道中無恙亦正
義無釋 毋勦說 岳本勦作勦岳所改也本於曹憲博
文不釋 毋勦說 雅音今案釋文從力唐石本亦從力
五經文字力部云勦見禮記經典之字類皆假借惡
容執勦勞一訓輕議改易且勦字說文刀部所無岳
所改 注睇盼也 盼當作盼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曰
誤 注睇盼也 盼當作盼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曰
作睇音同案毛所校者其監本也誤與此同經注此
典相承隸省盼作盼見五經文字今各本作盼注此
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又其上云今此明卿大夫
與客燕食之禮其下云皆是卿大夫禮則此句正義本無
士詳注下文宜放公食大夫禮則此句正義本無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二

是也其連言卿者上大夫卿耳又案賈疏公注客不
食大夫引此注有士字或當時有二本與 注客不
降等則先祭十行以來本 注憂不在私好本此下皆
衍情不正之言五字嘉靖本亦然因岳疾止復故石
本初刻止作至後改 注附杞中 各本杞作把釋文作
同此案初刻誤也嚴州本字亦從木與 注取其鐫地
大射注附弓杞也嚴州本字亦從木與 注取其鐫地
此正同皆於釋文不合乃宋時俗作 注取其鐫地
俗注疏本地作也誤下句取嘉靖本岳本及十行本初
所引兩字皆作地可證凡嘉靖本岳本及十行本初
刻皆 注聘禮曰君有言 君當作若此撫本之誤各本
未誤 注聘禮曰君有言 君當作若此撫本之誤各本
板不誤今 注如享禮 各本享作饗誤山井鼎所據宋
未見也 注如享禮 各本享作饗誤山井鼎所據宋

昨階唐石本磨改昨字頭有創則冰唐石本初刻瘡
刻誤注皆謂傷恩也皆當作爲此撫本之誤釋文以
鼎所據誤前有摯獸唐石本初刻鵲後改注大夫有
與此同案正義云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云云
名惡案據此則正義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云云
正二名不偏諱正義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云云
也說非也唐石本正義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云云
以前後偏字音相例可知此作偏釋文不爲此字作音
之意其鄭云不一諱者乃以一解偏蓋一者皆
偏有其一者以實之毛誤讀注及正義造此臆說又一引舊
杭本柳文以實之毛誤讀注及正義造此臆說又一引舊
議云偏犯者謂複名而單犯舊杭本特諱字耳岳氏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三

沿革例踵其說云合作偏又云不敢如蜀大字本與
國本輕於改也是在宋時竟有因諱父之言而輒改
經文者其爲誤不淺又注謂二名不二諱也作一當
檀弓下同此文亦可證注謂二名不二諱也
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所校注爲有事於高祖案正義
監本亦然今各本不如此注爲有事於高祖案正義
井鼎曰古本作謂依正義爲之耳注舊謂規也謂當
此撫本之誤曲禮下注僻僭倣也僻當作辟此
各本不如此曲禮下注僻僭倣也僻當作辟此
本不注若子路帥爾而對嘉靖本十行本及山井鼎
如此注若子路帥爾而對嘉靖本十行本及山井鼎
疏本帥注扱一枉一當作上此撫本
作率各本爲自作之誤各本不如此注皆爲自貶損
憂民也各本爲自作之誤各本不如此注皆爲自貶損

師軍當作君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正義引熊氏
誤注子一人嘉之經文作余余今案各本非也此當
敢自稱曰余小子疑亦是余其誤與余字矣後經天子未除喪
曰子稱曰余小子疑亦是余其誤與余字矣後經天子未除喪
當未誤故玉藻正義云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案
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余一人者案
余禮古今字蓋古稱子非余稱余者鄭注曲禮云
最爲明晰此正義中子字非余稱余者鄭注曲禮云
誤故經余無音注子有音次第在音注皆損之下云
子一人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之字古今字則同音餘
陸也其言儀禮讀注所引觀禮之子同禮記此經之
余也其在儀禮讀注所引觀禮之子同禮記此經之
此爲音經則次第當在上且又必當曰依注音余或
日音余出注始合前後之例今皆不然可知其爲音

禮記讀本
記考上
四

注無疑唐石本作子乃當時經已有譌者耳如豚曰
脂肥以注引春秋脂字爲經字經注遂不可通是其
比也而岳本以來復改此注之子以就經失之甚矣
山井鼎曰古本經作余又曰注之子以就經失之甚矣
據觀禮改注又據注改經耳凡其古本注祝告至于
異同之近是者大抵此類茲亦聊出之注祝告至于
鬼神辭也各本至作致此類茲亦聊出之注祝告至于
鬼神辭也各本至作致此類茲亦聊出之注祝告至于
字體不同此者大相見於卻地唐石本及各本皆作
抵牾改今不悉出相見於卻地唐石本及各本皆作
釋文從口注眾介北面鏘焉各本鏘下更有鏘字誤
蓋亦譌也注眾介北面鏘焉各本鏘下更有鏘字誤
毛居正曰鏘作鏘誤與國軍本作鏘是宋監本與此
同今案釋文音鏘鏘鏘云本又作鏘焉或作鏘同七良
反是正文有作鏘鏘注仍作鏘焉爲歧耳聘禮作鏘士
正文既從鏘鏘而注仍作鏘焉爲歧耳聘禮作鏘士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五

冠禮鄭注云行荆而前鵠焉可見鵠鵠三文之非有異也毛居正泥鵠為鏗鏘字未得假借之理正義所用本經注皆為鵠注至親无去之誤各本無此撫本字與或作者不同注祿謂有德行此案正義云鄭知有德行云云是注婦人之職各本婦上有賤字又云本又有無婦字者以此訂之似當是本又有無檀弓上顏乎其順也唐賤字者但未敢輒定本初刻後改同此後經泰山其積不磨改為錯出也注言居無常也各本常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釋注以孔子不問各本問作注耶叔梁紇蓋撫本之誤注牆柳衣也案此當

禮記讀本

記考上

六

為禘彈琴而後食之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節棺牆置翼各本牆下有注云牆之障樞猶垣牆障家凡也撫本初刻並無此九字最是脩板時誤於他本本無擠入之故其添補痕跡今猶宛然山井鼎云古本無此九字謹按此注云牆柳衣此注如攝與俗注疏本注衍文云云與此初刻為同矣注如攝與俗注疏本案葉鈔釋文十行本正義中三見皆是攝字而俗本亦改或禪乃誤之甚者是注善子游言且服岳本此下有也舉者出戶唐俗疏本戶誤尸自與此注春秋作戌嘉靖本及俗注疏有無惡乎齊俗疏本無作亡誤自唐石司徒旅歸四布此經唐石本本至十行本皆與此同司徒旅歸四布以下盡同山井鼎云古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足利本同今案古本足利本非也唯經文如此本故注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以明之若經文既有使字方字注必當云旅下士也布賻布矣何有復贅使下士歸四方之云乎鄭注字無虛設豈宜有此且經文司徒下既有敬子二字注又安得單稱司徒以此言之足知其妄不過因正義以司徒為司徒敬子遂輕於竄改耳其實正義所云或者別據他書兼可沿襲舊疏本末不具證驗未明尋其意旨專在難皇而已未可遽謂其本之經竟如古本足利本也少儀聽役於司徒正義引司徒旅歸四布亦其本自如此之一證或疑經止云四注何以知其為四方此如觀禮路下四鄭云謂乘馬也彼經四承路下之故故解以乘馬此經四在歸布之間故解以四方望文為其比矣古本之似是而非有如此者附辨以發其凡

注曾子言非俗注疏本非注禮祖而讀贈各本祖作

云作祖誤是也此注主人之吏吏當作史此撫本之

在既夕有明文注主人之吏誤嘉靖本岳本亦然

十行本改爲史是矣在既夕欲人之弗得見也唐石

有明文又雜記注不誤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唐石

刻弗作不注三斷止之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釋

後改同此注三斷止之文以上之作音唯山井鼎所

據宋板注疏作上今未見注虛之不合嘉靖本岳本

嘉靖本注疏作上今未見注虛之不合十行本皆同

此俗注疏本改爲合爲令案作合之本注榘也岳本

已見於釋文正義所不必改者也注榘也岳本

也今爾雅釋注時人閒有弁經此撫本之誤岳本

文作榘亦譌注時人閒有弁經行以來本亦誤嘉靖

本及山井鼎所據注因且字以爲之謚毛居正曰其

宋本閏作閏爲是注因且字以爲之謚作且誤是宋

禮記讀本記考上七

監本同此也岳本亦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作

其因毛說改耳案鄭言且字者前後注屢見又儀禮

注亦屢見賈氏所疏具有明文毛不詳考輒加臆改

刻所下有以退人若將隊諸淵唐石本隊作墜

猶同也毛居正曰司作同誤建本作司案此說最誤

處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子

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子之賓同處

以釋注之同字其不作司然無疑建本特爲謬錯

誼父依之非矣嘉靖本十行本皆同其出於建本與

注禮揚作騰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同其出於建本與

酒義注云今禮皆作騰射義注云今禮揚皆作騰可

證也儀禮古文作騰今文作騰見燕及大射二篇鄭

彼經從騰而此注用騰者以訓送之字古文騰爲正

若今文作騰是爲假借義得兩通賈燕禮疏云騰與

騰皆是送義而其引此注字爲騰者取順彼經文又

謂騰騰同字也此正義引彼經則作騰復舉此注則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作騰意亦謂騰騰同字十行本正義中尙未全誤俗

本盡依燕禮總改或騰似是實非者也又案燕禮注

今文騰皆作騰不誤大射注古文騰皆作騰古當是

今耳漢石經大射殘字作騰蔡雖當是今文但未必

合於鄭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其子戌俗注疏本

子疾莫養於下唐石本初刻無下字疾上有一字

手足形唐石本以下各本與此同此案初刻誤也

石本及各本所自出也前經子游問喪具下此句唐

體不令露見而已此正義云但以衣衾斂其頭首及

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皆作首不作手今案首也足

也形也是三事故鄭注彼經以體解形此經不注者

已具於彼也首言上之所始足言下之所終形言中

之所該斂法備此三者士喪可考然則正義作首爲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禮記讀本記考上八

是使經不見於釋文故唐石本仍作首而各注敬叔
本亦仍之以此相決或釋文本彼亦作手
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正義云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

廟各本火作人誤唯山使子貢問之岳氏沿革例云
皆作子路及考石本舊監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
云云今案此於釋文正義無所見唯唐石本為可據

撫本與石本以下同者當是矣嘉靖本十行本皆作
子路蓋出於建本而十行本之祖乃岳氏所謂建本
有音釋注疏也興國軍于氏本今未見就岳所注謂
舉各條訂之絕少是者則可知其非善本矣注謂

賣舍宅以奉喪岳本舍宅注亦節也十行以來本亦
作宅舍注亦節也作十行以來本亦作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九

中標起止亦節至尺所尚是亦字子弑父凡在官者
而俗本并改為示乃誤之甚者
唐石本及十行以來本官皆作宮嘉靖本岳本同此

正義云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
而誤也此撫本之誤注衣當為齊嘉靖本十行本同
即正義所言或本之誤注衣當為齊嘉靖本十行本同

齊形近衣壞滅多筆其在者遂成衣字耳不謂初作
齊字壞滅其外而中衣獨在也岳本所改者不得其

意釋文云依注衣作齊音杏者禮記經注齊衰之字
本亦作齊前已屢見故此竟據正字說之耳必知齊

為是者以鄭據喪服見今彼文作假借之齊故也五
經文字但云齋說文不云見禮記注則張參亦從作

據喪服傳正義有明文嘉靖本岳本十行注觀天哀
本誤與此同其俗注疏本則已改正也
而雨之案釋文以庶觀作音云音冀本亦作幾音同
觀上誤也而禮下注云觀已後還上篇注云幸觀也
王制注云觀其見新人有化也皆不言庶此注正
義無文蓋未必見王制上士中士下士唐石本初
與釋文同矣王制上士中士下士唐石本初

易後改注其位爵同小國在下岳本同此嘉靖本十
同此案此讀當以其位斷句爵字下屬注十二小卿
上誤案此讀當以其位斷句爵字下屬注十二小卿

也案正義云定本云二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
云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云此撫本之誤即正義
所云俗本者又各本注并四十九此撫本之誤即正義

盡然蓋沿譌久矣注并四十九此撫本之誤即正義
嘉靖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皆則賜也不過九命唐
作六其十行以來本誤同此

本初刻也下有大國亦弗故生也俗注疏本亦作示
之君四字後改同此亦弗故生也俗注疏本亦作示

之田云云正義云解經亦弗故生也俗注疏本亦作示
本以下至十行本初刻皆作亦俗本乃并正義中改

更誤天子將出唐石本初刻皆作亦俗本乃并正義中改
曰辟靡唐石本初刻皆作亦俗本乃并正義中改

二本當日並行而兩家各有從也左傳昭七年之
釋文正義亦復如此凡所論辨具於本書今詳賈逵
左傳注作熊既是明文王初亦定為熊字又韋昭所
解國語與左傳不異決當為熊無疑至於爾雅之鼈
三足能乃別說他事與此絕不相關其或因稱入羽
淵牽連為一者非也所謂既為神何妨是獸足以破
之矣陸於左氏釋文和合能熊亦非是俗注疏本此
文有改作能者但知有釋文不知有正義而岳本將
所附釋文改云熊音能注則無門闕之征征猶譏也
又音雄更全失陸意
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曰多一征注使其材執堪地氣
字是監本誤同也各本不如此注使使其材執堪地氣
也毛居正曰藝作執誤案各本作注質猶平也各本
藝此當依各本毛所改亦未是注質猶平也各本
字廢疾非人不養者唐石本廢作廢案說文尸部有
廢字但經典多假借注云廢廢

禮記讀本 記考上

士

於人事蓋本不作廢唐石為田九萬億畝唐石本初
本未是也禮運廢疾者同為田九萬億畝刻億作萬
後改同此案正義云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
以萬言之當云九萬畝此初刻之所以作萬也正
義又云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億
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云云此所以必仍改為億也
讀唐石經而訂其同異月令還反賞公卿諸侯
是非當依此類求之
大夫於朝案釋文以還乃作音正義云在孟春云賞
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
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
云云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乃唐刪定月令亦尚為
乃字孟夏孟秋孟冬皆同然則撫本與各本作反者
蓋皆誤也近惠氏九經古義云呂氏春秋反作乃下
同或云當依呂氏者是也其引穆天子傳天子還返

云還返連文月令是者非注蓋郊後吉辰也岳本及
也穆傳不足據以證經
所據宋板辰作亥此撫本之誤正義可證少犧牲毋
牢賈疏亦可證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誤犧牲毋
牝六經正誤曰欠用字釋文用化有字建本有用
之誤各本注謂死氣逆生也岳本謂作山井鼎所
本十行以來則雨水不時案正義云此風雨不時者
本亦皆誤則雨水不時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
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
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云云是正義本雨水
作風雨明甚釋文不見無可考呂氏春秋淮
南時則訓皆作風雨唐刪定月令作雨水安萌牙
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牙作芽非奮木
也唐刪定月令作牙呂氏春秋亦然下注皆同奮木

禮記讀本 記考上

士

鐸以令兆民案釋文以奮鐸作音考呂氏春秋作奮
字者是也但無以注用竹箠曰扇嘉靖本岳本十行
知正義本之有尾乃當時俗作十行本本正注當祀
用箠見集韻七尾乃當時俗作十行本本正注當祀
義中是箠字俗注疏本此注改作箠者是矣注當祀
者古以玉帛而已案古字有誤各本盡同蓋直字之
此樣性讀以之句絕特下屬特者解直也應者解當
也山井鼎所據宋板特作時誤字耳山井鼎又云古
本古作告足利本同未詳其所出或因高誘注呂氏
春秋淮南子皆引幣帛圭皮告于祖禰而為之與
注駕毋無案毋當作母釋文云母無上音牟又如字
牟今作毋誤是也正義云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
牟無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正義之意依爾雅牟為

正故云爾其實牟母不異釋文得之各本注皆同此
唯山井鼎所據宋板是母字今未見十行本正義中
母亦誤作毋而俗注疏本又將注及釋文命野虞無
正義中毋無盡改爲鶴則誤之甚者
伐桑柘各本與此同俗注疏本無作毋唐刪定月令
南時則訓皆作毋此無字於前後歧蓋後人天子乃
亂之下文無有敢情同又無有所私亦當同
率三公帥皆注疏本率帥唐刪定月令率彼前後
後亦歧俗本所改蓋注則就牧之牡而合之岳本同
是本行與此同非
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義云故遊此繫牧之牡
則不放之就牡字今亦皆誤注明出時无他故作無
爲此而正義與注乃不可讀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三

以後注顓頊氏之子曰黎蓋其本如此也俗注疏本
同改注中亦作犁其實作犁者但異本耳左傳作犁
國語作黎左傳釋文有音此無音未必其本不作黎
也下其神注徵五十四徵下當有數字此撫注祭體
后土注同
二此撫本之誤岳本及山井鼎所據二作命司徒巡
行縣鄙唯呂氏春秋作循蓋或記於旁而遂誤耳
注舉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舉當作與此撫本注古
者上公又或說詩假樂雲漢二正義引此注皆有以
下疑此脫今案非也此正義云雖爲王卿士兼帶
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配爲貴神是身爲百

辟又爲卿士唯其本無以下故云爾也其複舉此注
亦無以下至於詩正義所引以下者甚詳以爲必當有
利本者徒見詩正義之說以下者甚詳以爲必當有
遂取之增入而不察與此正義反相乖違也或說之
誤闕與彼同凡若此者足以滋惑故則電凍傷穀唐
聊出之嘉靖本十行此者足以滋惑故則電凍傷穀唐
定月令初刻凍後改凍今案呂氏春秋淮南時訓
凍作霞然則凍暴雨也爾雅楚詞以凍水字爲之月
令以凍閉字爲之於六書皆爲假借非暴雨正字乃
作凍也又唐刪定月令初刻凡解凍以下無不作凍
更涉此以別貴賤等給之度岳本給作級案唐刪定
而誤此以別貴賤等給之度岳本給作級案唐刪定
云貴賤之等級又季秋云授車以級注級等次也岳
所改是矣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以級注級等次也岳
此呂氏春秋潤辱暑本各本辱作溽音同十行本正義中
秋亦作級

禮記讀本

記考上

古

尙皆是辱字俗注疏本始盡改爲溽字可知釋文正
義皆不作溽周書時訓解呂氏春秋淮南時訓乃
是溽字正釋文所云或作本及唐刪定月令作溽
之所從出也各本失之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以美土疆十行以來本疆作疆誤其正義中尙皆是
本與釋文盡改爲疆字失之呂氏春秋作疆淮南時
則訓作疆高誘兩注以界畔爲義與鄭此注疆淮南
義絕不相涉唐刪定月令作鷹隼蚤焉各本盡作鷩
鷩案此獨用亦注創之淺者曰傷各本與此同岳本
作字蓋非也
注營室主武士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蓋非也嘉
案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正義曰
本作事不作士其標起止仍作上者誤耳下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注亦因營室主武
士也各本作武注亦因營室主武
隋案釋文以隋曰作音云他果反謂俠而長正義云
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岳所改是矣此撫本之誤
嘉靖本十行本誤同此其十行以誤增之也
既為隋國行字因注文之誤而誤增之也
師都載旌岳本都注鄉遂載物正義引司馬職鄉家
大夫也又云案周禮云鄉家今此注鄉遂載物者轉
寫誤也既以師都為遂大夫載旌無容故違周禮者
鄉遂載物今案周禮有二本一本作鄉遂今賈疏云
是也一本作鄉家此正義所引是也正義以此注者
遂與其周禮作家不合而家遂是遂非故既引之後又
自說其意唐石本周禮初刻遂後改家意亦如此也
十行以來本此正義誤依賈周禮盡改鄉家為鄉遂
又改其所稱此注之鄉遂為師遂而不知正義所云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主

專辨家與遂之是非故有既以師都為遂大夫之言
初非鄉字為有異同也賴末後一處鄉遂尚存正義
之舊可藉以尋其誤又推而合之唐石本乃知正義
所引周禮自作鄉家不得因以後但行賈本作鄉遂
求之也特訂正焉或有竟謂正義本注冬陰盛寒於
此注作師遂者因誤為說豈其然乎
水山井鼎曰古本作陰氣盛寒於外足利本同今案
此依前其祀竈注云夏陽氣盛熱於外也外字蓋
是注為載壤賈疏引云壤如丈反各本盡同是矣聘禮
壇注龜之繇文也毛居正曰繇作繇誤其於釋文亦
與注疏或作繇者
因誼父而誤
然注知其不功致案正義云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
云云是其本作知其功致不明甚

不者否也各本皆誤倒韓非七術云昭侯以察左右
之誠不又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不今本亦俱不
在誠上皆由未曉注燕謂有牲體案燕當作燕正義
其讀而誤倒之也
山井鼎云古本燕地氣沮泄山井鼎云古本沮且
作燕出正義耳
蓋依之也唐剛定月令亦作且近盧召弓氏謂釋文
無沮音正義亦不解沮此經當本作且今案若作沮
當與儒行世亂不沮同義彼釋文云徐在呂
反則此或如盧說矣其正義本無以言之
岳氏沿革例曰孟夏正氣出仲冬蛰始解今案此
也而有上蛰之異既諸本皆然定月令皆作上蛰經
中文字作上字而其本如此也唐剛定月令皆作上蛰
釋文作上字而此經無文蓋其本皆作上或但依見
於釋文者改之故錯出耳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則又
皆作上矣周書時訓解皆作上淮南時訓則訓皆作上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主

而呂氏春秋亦上蛰錯出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蓋後人又依月令改耳
十行以來注兵亦軍之氣山井鼎曰古本軍作畢今
本脫所字
蓋是鄭於仲春注曰畢又為邊兵本元命包亦見史
記天官書其義也其孟秋注云營室之氣為害也句
例與此畢之氣又同各本作軍但形近譌耳通志堂
校刻衛湜集說改作金字大誤毛斧季何叱瞻皆言
集說妄改甚多乃吳江顧伊人所為洵然矣
近黃蕘圖氏收得宋本顧伊人所為洵然矣
乳案正義本如此引通卦驗同釋文以雉雛雛始乳
始雛雛始乳三句以文不相屬故每句言始唐剛定
月令亦然此經中無後五日云云隔之故下二句蒙
上不更言始此句今本外譌皆不可取證注此所以
卯呂氏春秋此句今本外譌皆不可取證注此所以

與同姓共也山井鼎曰古本作此所與同姓共曾

子問注告生也各本與此同山井鼎曰古本生作

主云云故也或此曾子曰不以輕服唐石本初刻曰

同注婦有共養之禮各本共作供此撫木之有司弗

辨也唐石本辯字磨改蓋初刻作辨也案注云辯猶

誤依注改經也其注用辯字者因注之偏字已不用

之注畢獻祝而後止俗注疏本作祝畢獻誤也注以

同經文全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本脫問字注禮當言

禮記讀本 記者上 七

誅於天子也案鄭所謂言誅者曲禮之言謚也彼注

理當言誅於天子正義具有其事故此正義云則諸侯

作請而山井鼎乃曰宋板疏請作言正嘉同恐非此

不解鄭語之過也或又因此并欲注此謂君已大斂

改注言字作請則可謂不思甚矣

比當作此此撫本君大夫士一節也毛居正曰作君

謂監本也此撫本初刻蓋亦然其注謂與祭者留之

後劍改主作士一今痕迹尚可驗注謂與祭者留之

疏本舉下有肺字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皆與此同

案此經云不舉注云舉肺脊以下至十行本皆與此同

正義云謂祭此傷時不舉又云以經云不舉無所

不告利成此三者云云今本正義舉下皆有肺字衍

耳俗本又取以添經誤也肺脊二字連文皆是鄭據

特牲少牢而為注並非經言肺而注乃言肺脊也或

更謂正義本經有肺字者自卿大夫士之家嘉靖本

於注及正義皆失其讀

行本皆無士字此處撫本初刻蓋初刻亦然案唐石

本有正義複舉有者是也俗注疏本與此後刻同

注若今縣官宮也俗注疏本武王時賢史也武各本

成案成字非也正義復出此注作武又云史佚文王

武王時臣云云唯撫本尚存其舊而十行以來本此

脫去正義遂無知其誤者又玉藻正義同服虔殷人

注左氏云周成大史與此不同不可相證也

禮記讀本 記者上 六

禮記讀本 記者上 六

既葬而致事撫本此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以

本及各本皆與初刻同岳氏沿革例云注中周卒哭

而致事一句獨與國本大書而為經文曰周人卒哭

而致事視注復添一人字然則岳所見撫本未劍添

也今案正義注致事至致事可見其本周卒哭而

致事一句在注也其下云知周卒哭致事者又云以

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說皆出於皇侃疏可見經文

自來無此一句也與國本改注為經而撫本乃依之

誤唯今何休公羊宣元年注乃注則卒哭而致事嘉靖
有之本非一家難以爲據者矣注則卒哭而致事嘉靖
乃作則是其誤久矣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本注周字
以正義證文王世子注四時各有宜學俗注疏
之是也
衍所字案誤用注掌以美詔王俗注疏本美作嫩非
正義文添也注掌以美詔王也周禮自作嫩鄭此
注自美詔王以下者云今字故釋文無音正義云引師氏
以美詔王而改之誤甚此注若唐虞有堯伯夷疏本
盡依周禮而改之誤者注若唐虞有堯伯夷疏本
固十行本之所未誤者注若唐虞有堯伯夷疏本
蔓下衍龍字誤依正義注乃息司正岳本正下注爲
添其實正義亦長字耳注乃息司正岳本正下注爲
小技能也案正義云謂小技術則爲當作謂各本
皆誤下注爲後復論說也同凡古書爲謂

禮記讀本 記者上 五

多互 正室守大廟唐石本大下有、似刻之誤也凡
謫一篇中餘字所用亦迥然注織讀爲殲殲刺也案
有別此讀經者所當知也注織讀爲殲殲刺也案
殲字釋文本作殲反注本或作織讀爲殲者是依徐音
反刺也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織讀爲殲者是依徐音
而改也下又以殲刺作音九經古義云今本注說合
皆從徐音誤爲殲是矣正義無文未詳其本注說合
樂之所美十行以來本反養老幼于東序此無誤唐
盡然或欲去幼字者非也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
耆老正義引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
亦食孤子通於彼經可得此連言幼字之義鄭以彼
既有明文故此注略而不復及通典引此注無幼字
脫去耳凡書不可輒改禮運夏則居櫓巢山井
而經爲甚其例視諸此

古本櫓作櫓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櫓句
解本音魯今案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薪
柴居其上正義云夏則居櫓巢者謂櫓聚其薪以爲
巢釋文云櫓巢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
可知櫓巢者櫓之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爲窟也
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
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櫓但注櫓巢二字分爲兩
事王肅以此與鄭立異而不能據以改鄭所記之注
必以句解爲辭而家語不能據以改鄭所記之注
明矣山井鼎蓋未識此或又據太平御覽引作櫓以
爲今作櫓者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櫓決以孔
陸所讀之鄭注苟云傳寫誤豈鄭傳寫經已誤耶將
乎斯不然矣唐石本及各本皆作櫓亦並不誤注五
日齋號齋俗注疏本同此作齋者也是也注上通無莫

禮記讀本 記者上 三

案正義云孝經緯文言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
寞引之者證莫爲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
義或然也各本與此同皆注陳靈公與孔寧作甯
出於彼正本屢見未詳也注陳靈公與孔寧作甯
釋文云孔甯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
字讀正義云此宣十年左傳文是其本作甯與又作
者同卽撫本注以取弒焉岳本脫和而後月生也唐
所自出也注以取弒焉岳本脫和而後月生也唐
本初刻后作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然唐石本損正
其改者同此十二食還相爲質也然唐石本損正
義自如此或欲依五經筭術引改質爲滑者非凡書
以所引改本書及以本書改所引而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顧千里持此注終於南呂案正義云終於南呂
論子以之爲然注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
者云云又云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然諸本及定本
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釋文云南事律名京

房律始於教始終於南事凡六十今故事有守也
各本皆與正義本為合無作事者
以中盡改作可而十行則未誤也
於左似刻而固人之肌膚之會字俗注疏本八下脫之
之誤也
損缺此字注窮斯盜嘉靖本盜作盜岳本十行以坊
而致誤云約斯盜注云約猶窮本斯盜作則盜案斯盜是也坊
也此取彼文當依撫本
有本有文唐石本無有文二字案此於正義釋文未
云無本不立此經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八字作一
句讀上下相應矣無者是也其禮之文也無文不行
則以禮本既立又須文乃行故連而說之實非於此
先為對舉且立禮與文亦為不貫今各本多有文二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三

字蓋唐以後本誤衍幸眾不匡懼唐石本岳本十行
石本尚存得以取正
靖本作恒案作恒者依釋文注謂杭木嘉靖本十行
改也十行正義中是匡字
俗注疏本杭作抗案杭當作抗此撫本之誤下杭本
及杭席皆同十行本正義中亦誤杭既夕可證也
注或因名云耳案正義云今定本無世入二字蓋當
氏鄉飲酒禮特牲記二疏亦注士用於禁案正義解
載是說今各本則皆無也
士於禁者謂大夫用於禁士用於禁是士用禁也據此
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據此
則其本注作士用禁無於字而賈氏鄉飲疏引仍作
士用於禁且云故禮器大夫士摠名為於禁云云是
賈本有於字也蓋當時兩本並行耳今各注惰長嘉
本皆有則與賈合而與正義為不合也

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情皆作隋釋文作隋情蓋
隋之誤也十行正義中字作隨當是其本如此俗注
疏本并改之為隋則誤之甚者史記天官書前列直
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隨音他果反漢書天文志
同隨隋字異義犧尊疏布帛案釋文作帳云本又作
同斯其證矣
皆作帛即又作本也正義引尋人是其本作尋尋者
帳之或體今正義中疏布帛者尋覆也二帛皆尋之
覆而有別據儀禮釋文則隋唐間已亂之矣注皆猶
誠也毛居正曰由作猶誤案以正義證注至今語猶
存也岳本也作焉注無常若孝子之為也撫本常下
初有衍字刻既成而去之注或為韶囿十行以本蓋
也又十行本無作者誤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三

文詔園音國本亦作詔園十行本所附釋文云本文
作詔園皆當有誤未知其審山井鼎曰古本園作園
足利本同依注呼池嘔夷嘉靖本岳本十行本嘔皆
釋文為之耳注呼池嘔夷作嘔非也此正義釋文及
周禮釋文無不作嘔者俗注注皆為溫藉重禮也正
疏本與此同蓋已改正矣
於注皆為下云皇氏云經謂承藉又云今定本作溫
字釋文云溫之紆逕反注同是與定本同也今案皇
本經作溫古字注作紆今字如毛詩小宛箋之溫藉
正義引舒瑗云包裘曰藉經中作溫字者古字通用
云云其說為至當不易矣而彼釋文定本亦經注皆
作溫尤可證也山井鼎於此經曰古本溫作蘊乃作
古本者未知此正義所云定本注月出西方各本出
作溫字實言注而非言經耳
下注云月出西方而東行也與此相承而風雨節寒
接不當改為生山井鼎曰古本作出

暑時唐石本無節字案正義複舉經文無節字月令
石本正義孟春引此無節字郊特牲正義引亦然
兩應節而衍耳俗注疏本并復舉者亦添之誤甚
將以見觀嘉靖本十行以本正義解經云言將以見觀此
即本注文作見者是矣
俗本并正義亦誤改
謂近其貢實也與其上句所云非因貢而來故云近者
之語相承接又其上文引周禮云各以其所貢實語
亦相承接是其本作貢明甚唯與今周禮為不同不
妨當日周禮自不此本也俗注疏本并改作貢但欲
取合於今周禮而不知轉致此正義文理不順失之
矣
郊特牲注賓為苟敬
嘉靖本岳本皆同此
行本初刻亦然後并正

禮記讀本
記考上

義中盡剗改苟作尊俗注疏本仍之誤也在燕禮記
有明文山井鼎曰古本作苟足利本同又其所據宋
板注及正義俱不誤但此於彼所據為缺卷而仍稱
朱板與其餘自卷三十三至四十中閒所稱者未
究指何不敢用襲味
唐石本與此同下文作襲為錯
本耳
此以鐘次之唐石本初刻鍾後改同此案五經文字
毛詩周儀禮例用鍾而禮記例用鐘此磨改之意也
凡羣經之中其字之偏旁每經為不同有如此者
注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正義舉此注火出作
此非司燿成文乃承上注建辰之
月火始出而言今正義誤倒耳
岳本藝以戒諸侯曰
唐石本初刻而后萬物興焉
唐

本初刻后作後
其改刻者同此
注同姓或則多相襲也
十行以來本
婦盥饋無唐石本此三字釋文有云一本注洗肝于
鬱鬯嘉靖本及十行以注以隋于主人
案各本無人字
舉此注訂之人當是前字之誤也蓋或因
主非主人而輒刪之各本遂皆少一字耳
詠行以本同此嘉靖本十注沛之以茅沛作藉誤
內則注自佩也
鄭意謂此經佩用之目今案詳
是也注拭物之巾也
改上巾為佩刻誤重巾字脩板
甚誤注適之
岳本之下
注牟讀曰鑿也
嘉靖本岳本同

禮記讀本
記考上

鑿作整釋文以如整作音十行本正義中亦是整字
乃其所以據改也案釋文云字又作鑿此及嘉靖岳
本皆從之出今釋文云字又作鑿者譌耳可不改
也其日字則與釋文作如不同正義未復舉不詳何
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
毛居正曰與與者當時俗
作各本析稌
嘉靖本十行本皆同此
案石本析作折
之列反是其本
作折也唐石本依釋文但各有所出仍不得以
其本作折也
唐石本同此
嘉靖本十行以本
析改棟誤也
釋文作棟五經文字棟上芳吹反見
詩注下音仕從木從束聲束膏用苑
唐石本皆同此
音婢亦可證也
詩注在伐木
膏用苑
唐石本皆同此
靖本俗注疏本苑作豎釋文作豎不改也
下文切慈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五

若薤各本及正義中複舉仍注脾胝也山井鼎曰古皆作薤少儀有此文亦然今釋文作脾胝之誤取之改也嚴州本儀禮既夕注云脾胝為雞脾胝之脾今本及釋文亦作胝其實胝非也脾胝說文作脾胝而誤以胝為脾之或字則不得以當腔明甚宋時釋文已誤故集韻六脂類篇肉部腔注所用之字僅存矣注遠來室之誤當作達此撫本禮注七十以上唐石本初刻以此注史孝厚者也孝當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編萑以荳之岳本十行以來此十行以來本者誤是編萑以荳之本皆同此唐石本初刻舊後改萑下編萑同嘉靖本此作萑案五經文字竹部云萑戶官反從廿下萑今經或相承綠省草作萑唐石本後改是也注牝羊也釋文若將下云廿部萑音佳各本皆誤

禮記讀本 記考上

五

親黨正義本與一本或作者同今各本之所自出又添退字及末也字耳其避君之親黨一句詳一本或作之意似謂鄭於此經黨字兩解之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為一解也辟君之親黨為又一解也當以釋文本無此一句為是非注以少為尊也岳本同此嘉靖但釋文有退字則非注以少為尊也本十行以來本尊皆入大廟說笏非古也俗注疏本注必象裳色裳各本不重裳色非也讀以必象紳居二焉唐石本此本二注移之言靡匱也嘉靖本岳本此撫本之誤誤一行以來本誤與注儀形貌也使義形貌云云是其此同正義中亦然注若陽氣之休物也嘉靖本岳本同本作義今各本注若陽氣之休物也此十行本休誤作儀者謬也

牝羊也注謂夾之室夾當作夫此撫本之誤嘉靖本不誤作夫為記有成唐石本初刻字磨改師辯告諸婦諸母是也改同此案初刻婦作父後注以禮見問十行以來本名唐石本初刻婦作父後注以禮見問十行以來本玉藻此篇岳本後附與國于氏改正本案此既不改當改又其所改亦並非注及疏所云之次第最為誤也今不具論樂記注各一簋而已十行以雜記喪大記亦不更論注所誤二注殷則關恆譏而不征但正義中亦誤注所受君命也各本命下注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案釋文云黨鄉之細者謂傍側也避君之

軼俗注疏本改為體更誤又岳氏沿革例音釋條內載此無氣字而今岳本仍有之似彼脫去也正義云咆勃如盛公子曰臣孽岳本孽作孽岳所改也今案陽之氣公子曰臣孽釋文及唐石本皆從廿孽為經典相承隸變見五經文字子部岳所改偏旁之字皆此類至汲古毛本而更不勝枚舉明堂位注并五五二十五本十行以來載弧韞刻戴後改同此案釋文載音戴又曲禮釋文則下管象朱干玉載本亦作戴此初刻改刻之意也下管象朱干玉戚唐石本初刻象下有一注刻薄盧為山也各本薄釋文作構十行以來本正義亦皆作構而集韻十九鐸云通作薄是撫本乃相承如此未必正義不本作薄也又雜記注今浮思也桴音浮十行以來本正各本皆作薄

義亦皆作桴唯山井鼎所據宋板與此同其所據正義中又全作浮字是正義本所據宋板與此同其所據乃相承夏后氏之鼓足山井鼎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故依之改也此釋文正義無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輒改其毛詩那傳云夏后氏足鼓又廣雅鼓名有足鼓注三皇承宓義者岳本義作戲前月令注亦作戲岳所改是矣月令正義作戲而此正義注戴以璧俗注疏本戴作載案釋文作載音戴正義中作戴是其本不與釋文同詳以載為戴者經用古字也注依當用戴俗本喪服小記注謂以無主後者當依釋文未是也

禮記讀本 記考上

案作降者非也正義釋經云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正解經言服之所隆以包殺與鄭義隆殺為注之意十行以來本正注別貴賤別上當有不字義中降字皆隆字之誤耳注別貴賤別上當有不字撫本之誤各注正親總小功不稅矣靖岳本與此同嘉本不如此

本脫麻同皆兼服之注山井鼎曰謹案此經文六字及正字麻同皆兼服之注山井鼎曰謹案此經文六字及本具矣又案疏意麻同作麻葛似是今案作葛者其本稱崇禎本汲古毛氏所刻也葛字誤唐石本嘉靖本岳本皆作同十行本正義中復舉此經亦可證未誤山井鼎不得疏意耳又開傳有此文亦可證未不貳隆各本隆作降案釋文云不貳隆一本作隆正同即撫本所自出也注目所為禪者也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亦作隆

此岳本十行以而后之墓俗注疏本后作後誤案與來本目皆誤自而之墓上句而後之家歧出唐石本以下蓋相承如此帶澡麻不絕本皆同此案釋後下不絕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正義釋經云故云文作不絕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正義釋經云故云帶澡麻不絕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正義釋經云故云字注所云帶不絕謂不斷本也是釋文正義皆無本也或作本誤以注字入經而鄭以不絕其本解經不絕衍注文不綯岳本綯作釋沿革例云諸本多作綯惟又案所說是也喪服大功章有明文大傳注又服問注為殤未成人文不綯耳不誤

紕猶錯也各本紕下有繆字唯山井鼎所據無與此此注本無繆也注亦無之宗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字各本衍也

禮記讀本 記考上

此注兩見皆是無字作少儀注嫌勝故專之行莫者涉經文而誤耳

以薄誤注易以汙澤初此汙字撫本有脩改痕迹乃作汙岳本俗注疏本作汙釋文以汙澤作注恃知而音云戶旦反一音烏案一音即汙字也

慢各本慢下為喪主則不手拜唐石本初刻手作肅也注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井鼎所據及字唯山井鼎則以左手屈執拊唐石本初刻拊後改同穎唐石注疏本作穎岳本十行本下文初刻拊後改同穎唐石沿革例曰疏本岳本十行本下文初刻拊後改同穎唐石枕之類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穎之類其旁下